

■ 历史的现场直播

媒介事件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著 麻争旗 译

MEDIA EVENTS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
麻争旗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1999-0622号

Copyright © 199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rd printing, 199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独家出版，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 / (美) 戴扬 (Dayan, D.), (美) 卡茨(Katz, E.) 著；麻争旗译 . -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

ISBN 7-81004-828-7

I. 媒 II. ①戴… ②卡… ③麻… III. 电视新闻 - 广播电视社会学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364 号

媒介事件

著 者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译 者 麻争旗

责任编辑 陈友军

封面设计 恒真设计公司

版式设计 BBI 阳光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传 真** 010 · 65779140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纪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04-828-7/G·476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我们都在见证历史

——《媒介事件》中译本序

在印刷术、照相术、电影，特别是电视发明之前，人类的视觉文化基本上停留在“现在”，即只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然而能一睹“现在事件”风采的人，应当说是相当幸运了。因为无论古今中外，能进入任何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现场”的人，从来都是非常有限的少数。两千多年前，尽管十分壮观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意大利古罗马的角斗场上人头攒动，可是真正能到现场观看的据说不过5—6万人。两千年后的今天终于把这一数字提高了1倍，即将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2000年奥运会主会场，可以容纳的人数达11万人左右。但是，倘若没有电视来参与现场直播，有幸观看奥运会开幕盛况的人数大概只能如此。看来，千百年来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在现场观看时所受到的特定的空间与视觉的局限。

为此我们要由衷地感谢现代科技、现代传播媒介，特别是覆盖全球的电视通信卫星。是它们从根本上改写了人类视觉文化的对象与历史，也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于是人们今天几乎成为所有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例

如自 20 世纪下半叶电视媒介事件出现以来，全球有近 2 亿人在 1969 年同时目睹了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壮举；1981 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与黛安娜举办的婚礼则在 79 个国家现场直播，观看的人数超过 5 亿；1997 年在伦敦为戴安娜举行的葬礼，转播的国家超过上百个，全球不下 20 亿人观看；而在 1999 年岁末，全球几十家电视台联合现场转播了 24 个时区中，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继跨入 2000 千禧之年的盛况，更是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目光。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媒介事件”的见证人，看到的是“离开地面，进入‘空中’的”“历史的现场直播”；经历的是一种不在现场的“现场体验”。不过我们的确可以自豪地说，在参与和见证历史事件方面，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曾像我们这样幸运。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是两位国际著名的传播学家，他们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便开始关注并收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媒介事件进行研究。1992 年出版的《媒介事件》一书，便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先后多次再版并被认为是“在人们认识电视的影响力方面的一个里程碑”。虽说国际上传媒界对媒介事件的研究并不鲜见，但是像作者这样就媒介事件及其类型、特性、表现和效果，以及就“媒介事件”的出现、它所引发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仍不多见，在目前的国内更是一个空白。

什么是“媒介事件”？作者认为媒介事件是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

甚至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在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在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的栏目或节目被不同的受众群体所选择、所分割，大众传播趋向“小众传播”的情况下，媒介事件却始终表现出它对空间、时间以及对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的“征服”。于是一次皇室的婚礼或葬礼、一场世界杯的足球决赛、一个对千禧年到来的期盼，简直就是一个几亿、几十亿人关注与为之激动的“神圣的日子”；是国家级或世界级的“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群体情感的一种宣泄。媒介事件所具有的对日常生活及常规的干扰、对消费主义（如广告）的某种抵制、对以往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或搁置（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以及媒介事件由此表现出的“垄断性”即“霸权性”，都是其他传播活动无法比拟的。同时诚如作者所说：“媒介事件也为电视台展示其记者和制片人的才能提供了一个窗口。”

媒介事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重大新闻及突发事件，还在于媒介事件通常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是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尽管人们的正常活动与社会秩序由此受到了干扰，但是媒介事件“自己却不能被干扰”（除非有另一媒介事件与之竞争）；尽管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媒介事件会有不同的表达和解读，但媒介事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乃至在某种时刻“充当了引起社会变革的遥控代理”方面却十分相似，或者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媒介事件往往十分复杂并交织着多种成分。但是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一般仍可将媒介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这三类。作者在本书中以几个典型的媒介事件为案例，深入地分析和比较了它们何以作为“竞赛”（如奥运会比赛、总统竞选），“征服”（如宇航员登月或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出访）和“加冕”（如皇室婚礼、就职与颁奖典礼）。同时着力阐释了这三类媒介事件在传播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文化学乃至科学技术等诸多层面的意义和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架构中的运作和表征；以及媒介事件得以实现时“事件组织者”（主演），“电视台”（媒介）以及“受众”（广大电视观众）这三种角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充分阐释了媒介事件获得成功的动力与压力、它所产生的多方面的社会效果。虽然作者的个别观点、某些思想倾向有些偏颇，译者与出版者均不敢苟同。但是作者治学的严谨、文化积淀的深厚、分析问题的细腻与深入，以及论述中显露出来的诸多独到见解，却是不容否认的。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的《媒介事件》是一部针对性很强、信息量很大，理论与学术色彩较为厚重的著作。作者的旁征博引，他们阐释的观点和提出的许多见解以及披露的“媒介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包括每一章后面详实而颇有价值的注释，都极富启发并值得人们认真阅读与品味。显然，翻译和出版这样一部传播学方面的力作对我们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挑战性的。

读作者的这部书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自 20 世纪下

半叶电视“媒介事件”这一样式的出现以来，人类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的参与模式，人们不仅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对“历史的现场直播”、可以分享别人正在分享的东西；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不在现场的“见证人”通过电视媒介所看到的历史事件，可能比在现场的人还要全面和真切。当然，媒介事件永远无法代替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但它的出现毕竟是人类传播活动与视觉文化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易于沟通与更加精彩的时代已经到来。

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为国内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相信所有愿意接受挑战、愿意获取新知并希望展示自己才华的传媒工作者（特别是电视工作者）都不会放过阅读此书的机会。

最后，我们对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我社独家翻译出版《媒介事件》一书的中译版表示衷心的感谢！

闵惠泉 写于定福庄

2000年1月16日

前　　言

“历史的现场直播？他们不知道历史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吗？当然更不可能是仪式事件！他们不知道媒介事件是霸道的操作吗？他们不知道皇室婚礼竟冲掉了前一天涌动伦敦街头的种族骚乱吗？他们没读过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肖像》(The Image)一书吗？”

我们读过。我们也知道。我们甚至担心——虽然时断时续——担心成为一种招致政治家们在世界舞台亮相的电子传播样式的追随者。十多年来，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多次登上萨达特的专机飞往本·古里安机场，以期理解该事件所具有的魔力。我们记得大主教对查尔斯和黛安娜的告诫。我们常常回顾历史迈出的巨步，与教皇一起逼视波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与宇航员一起俯瞰地球。当有人告诉我们说没有电视一切照样会发生——譬如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在摄像机开机前就已签署——对此我们不能苟同。这也正是本书将要论及的一个部分。

比之对丹尼尔·布尔斯廷的担忧，我们更担忧乔治·莫斯。莫斯一方面批评与他同时期的史学家们过分狭隘地以议

会制进化论的观点给欧洲的民族主义定性，另一方面却对同样是由民族主义孕育而成的各种反规范形态视而不见。事实上，他是在说我们所谓的仪式政治之进化对于理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产生的法西斯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仪式政治”表达的是对和睦、融合的渴求；“议会政治”关心的是多元化、辩论以及对相互利益的处理。前者认为和谐是正常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后者则主张冲突常态论。以此而论，仪式政治迎合并控制这样的大众，他们鄙视议会的争吵和新闻界的鼓噪，他们喜欢前语言能力政治而不是对话和辩论，他们推崇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和一统的壮观表现。此即所谓沃尔特·本杰明的“政治美化论”。

那么，媒介事件纯粹是霸道的操作吗？它们是政治表演或是法西斯大聚会的现代翻版吗？当 87% 的以色列人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收看大屠杀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以及独立纪念日（建国四十三周年）的各种纪念仪式的时候，他们是对统一——事实上是损害他们议会民主的统一——的一种渴求的牺牲品吗？这些事件让（以色列）议会丢脸，并使其监护人新闻界显得是在煽风点火吗？也许这是事实。但我们亦不能苟同。本书无疑为此类事件辩护，尽管并非怜惜批评。

首先，我们提倡一种新涂尔干社会学理论。该理论主张“机械组合”——一种成员感、相似感、平等感及亲近感——是异质类“有机组合”政治的基础，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电视和媒介事件（像节目）提供了一种民族的、

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即使像以色列那样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也会暂停下来——即维克多·特纳所谓的悬置结构——以纪念某些共同节日。如果这些阈限^①的时刻充当了政治结构的替代物，那么，即使危险已成为政治的必然，但此时它也会潜伏起来。

唐·汉德尔曼说社会在其仪式中反观自身，有时会发现其映像是颠倒的。这种观照功能的使用是对媒介事件的又一次辩护，即使莫斯警告我们谨防政治仪式导致社会崇拜自身。我们把媒介事件看作是假日——它使某些核心价值或集体记忆的某些方面醒目起来。这种事件往往描绘理想化的社会形态，向社会唤起的是希冀而不是现实。无论如何，这种描绘的真实性必须得到大众的确认，否则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而民主社会的可靠性又必须得到职业的、独立的电视台的认可。能决定仪式成为媒介事件资格的不仅仅是机构和观众，还有电视台。这种责任是防止官方偏爱某种仪式政治的一种保护形式。

最后，也是有争议的一点是，我们主张某些媒介事件不仅只庆祝一致性，而且也欢呼多元性，既是仪式的，也是议会的。某类事件（比如竞赛）尤其适合崇尚平等、成就和法制的社会。“水门事件”听证会便是很好的例子。

亚罗恩·埃兹拉希在其《无限航程洲际航空航天系统的衰落》一书中提出，民主如同科学一样要求透明度，而电子

① 译者注：阈限，原文 *liminal*，是心理学术语。着重号为译者所加，下同。

媒介恰恰给公民—观众提供了这种收视权。我们赞同埃兹拉希的观点，即以为自由民主可以没有戏剧性就能免于自我膨胀是徒然的；他说，“自由民主政治的‘实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大众性’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戏剧性的结晶。我们认为民主政权与极权主义政权的区别在于政治仪式的类别，而不在于仪式本身。”

诚然，有这样的危险：民主的种种样式被颠覆，参与变成奉承，见证变成听证，劝说变成操纵，竞赛变成加冕。对统一的诉求总使一些人出局；由媒介仪式唤起的忠诚，其重申的誓言有时从制度和原则转向领袖和机构。不过与之逆向的转化也同样可能发生，其例证见之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温和革命”中电视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我们清楚媒介本身固有的危险和可能，所以我们既不迎合全民动员反对另一个时代的庆典的号召，也不传播所谓“政治美化论”只能采取一种政治方向的告诫。在我们对当代电视的仪式政治的分析中，我们不采用过时论的态度。

本书第一章讨论媒介仪式在民族统一中的角色，指出此类事件指喻事实的移植（向“空中”？）和大众场所的位移（向家庭？）。

第二章分析媒介事件的三大“脚本”，即“竞赛”、“征服”和“加冕”。这些应被视为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权威的形态的基本条例，这些形态的特点是传统的、合理合法的以及具有超凡魅力的。

以下三章以媒介事件的时间进程为序——首先是组织

者、电视台和受众之间对媒介事件进行的“协商”；然后是电视台对其进行的“表现”；最后是受众在家庭对其进行的“庆祝”。我们的分析始终依据对重大事件的经验性研究、对仪式的人类学研究、对民族一体化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对电视的美学研究。

倒数第二章论述我们所谓的萨满教化事件——涉及“转化性”层面的仪式直播的分类；最后，作为结论部分的第七章，考察了作为既是具体仪式又是播出样式的媒介事件的效果和功能。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目 录

我们都在见证历史

——《媒介事件》中译本序	/1
前言	/1
1 媒介事件的界说：	
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	/1
○ 电视样式	/2
○ 带光环的电视	/4
○ 一种更简洁的定义方法	/10
○ 为什么研究媒介事件？	/15
注释	/24

2 媒介事件的脚本：

“竞赛”、“征服”、“加冕”	/30
○ 三种基本脚本	/30
○ 英雄事件和游戏	/32
○ 关于英雄事件的复述	/36
○ 电视事件的一种类型学	/38
○ 电视的角色	/42
○ 主要表演者	/44
○ 观众	/46

D1139/119

○ 通过仪式确立权威的基础	/47
○ 事件与形式的吻合	/49
○ 集体演员和无脚本事件 注释	/53 /58
③ 媒介事件的协商	/64
○ 生产媒介事件的社会学	/65
○ 媒介事件和政治景观	/67
○ 连续签署	/70
○ 签署与协商	/72
○ 伙伴间的协商	/75
○ 媒介事件的变态	/77
○ 功能和功能障碍 注释	/82 /87
④ 媒介事件的表演	/93
○ 电视作为婚礼摄影师 维护定义	/94 /95
○ 提供解释	/98
○ 保护格调和特权	/103
○ 一种补偿美学 平等化渠道	/107 /109
○ 重新注入不平等的渠道	/109
○ 传染的模式	/112
○ 重定事件文本	/115

跟踪事件边界	/116
建构事件的礼拜仪式语境	/118
提高现场可接受性	/123
事件的戏剧化	/126
事件的虚构化	/129
变神话为小说	/131
摄影仪式	/132
注释	/133
⑤ 媒介事件的庆典	/137
○ 固定收视和节目收视	/139
○ 节日电视之观众	/143
○ 家庭作为大众空间	/145
○ 节日收视角色	/152
○ 节日读解	/159
○ 另类读解和反向读解	/161
○ 流散仪式	/165
注释	/166
⑥ 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	/171
○ 媒介事件的语境化	/172
○ 转化性事件的文本	/184
宣告一个新时代	/185
一种新的地点感	/190
○ 转化性事件的解剖	/192